

# 蒙洼岸有金浪正在漫过

□ 有耳



当料峭的寒风终于褪去最后一丝凛冽，当淮河的冰面悄悄消融出细碎的涟漪，初春的脚步便踏进了王家坝。我循着一缕若有似无的清香而来，恰逢这片被淮河滋养、被精神浸润的土地，正被一片金黄的油菜花，铺成了最动人的春日模样。五千亩花海连绵起伏，从蒙洼蓄洪区的田埂间蔓延开去，顺着淮河的曲线铺向天际，把初春的王家坝，晕染成一幅浓墨重彩又不失温婉的田园画卷，每一缕花香里，都藏着这片土地的坚韧与温柔，每一阵花浪中，都涌动着岁月的沉淀与新生。

王家坝的初春，是被油菜花唤醒的。不同于江南油菜花的娇柔婉转，这里的金黄，带着皖北平原的坦荡与厚重，带着淮河儿女的质朴与热烈。三月的风还带着几分微凉，却已足够温柔，吹过蒙洼的长堤，吹过沉睡的田垄，便把油菜花吹得苏醒过来。起初只是田埂边几点零星的黄，像谁不小心撒落的碎金，带着几分羞涩，藏在还未完全返青的草丛间；不过几日光景，这金黄便挣脱了束缚，一株挨着一株，一簇连着一簇，争先恐后地舒展着花瓣，从村头铺到山脚，从河岸漫到庄台，最终连成一片无边无际的金色海洋，把整个王家坝都裹进了这片温暖的春光里。

站在蒙洼特大桥上眺望，是最动人的视角。脚下的桥面横跨蒙河，身旁是徐徐掠过的春风，眼前是铺天盖地的金黄。油菜花顺着地势起伏，层层叠叠，浪涛翻滚，仿佛大地被镀上了一层流动的金光，与头顶的蓝天白云、脚下的碧绿水相映成趣，分不清哪里是花，哪里是天，哪里是岸。风一吹，金色的花浪便顺着风的方向缓缓涌动，一波接着一波，带着细碎的声音，像是大地的低语，又像是春日的欢歌。清甜的花香裹着淮河湿润的水汽，顺着风钻进衣领，漫进鼻腔，甜而不腻，清而不淡，深吸一口，便觉得浑身的疲惫都被这花香涤荡干净，连心底都变得柔软起来。

走进花海，才发现这份壮观之下，藏着无数细碎的美好。一株油菜花很小，四片嫩黄的花瓣薄如宣纸，简简单单，却开得格外认真，像一只只小小的喇叭，对着天空静静诉说着初春的喜悦。花瓣上还沾着清晨的露水，太阳一照，亮晶晶的，像是撒了一层碎钻，折射出细碎的光芒。细细的花蕊顶着淡淡的鹅黄，引得成群的蜜蜂嗡嗡环绕，胖乎乎的小蜜蜂在花心里钻来钻去，腿上很快沾满了金黄的花粉，像挂了两只小小的蜜囊，在花丛中穿梭飞舞，成了这片花海中灵动的点缀。偶尔有粉的、白的蝴蝶翩跹而过，翅膀掠过花瓣，带起一阵细碎的花香，转瞬便消失在金黄的花浪里，让人想起“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诗意与灵动。

田埂间的小路上，散落着三三两两的游人，有穿着浅色系衣裙的姑娘，在花海中驻足拍照，裙摆与花瓣相映，成了这片金黄中最温柔的亮色；有牵着孩子的父母，带着孩子在花丛边嬉戏，孩子的笑声清脆悦耳，与蜜蜂的嗡嗡声、风吹花动的声响交织在一起，成了初春王家坝最动听的乐章；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坐在田埂边的石凳上，晒着温暖的太阳，望着眼前的花海，脸上带着安详的笑容，仿佛在回忆着过往的岁月，又仿佛在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美好。偶尔有身着汉服的女孩

子，提着裙摆穿行在花海中，衣袂飘飘，与这片古朴的金黄相融，既有春日的生机，又有岁月的韵味。

王家坝的油菜花，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风光，它的根，深深扎在这片蓄洪区的土地里，与王家坝人的生活、与王家坝精神，紧紧缠绕在一起。这片曾经荒芜的行洪湿地，如今能开出这样一片铺金的春色，藏着王家坝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，更藏着他们不畏艰险、自强不息的坚韧品格。当地的乡亲们，利用油菜生长成熟周期赶在汛期到来之前这一自然规律，在这片土地上种植油菜，既增加了经济收入，又在曾经的洼地上种出了春日的希望，让荒芜变成了繁华，让贫瘠变成了丰盈。从2017年的零星种植，到如今五千亩的连片花海，这片金黄，不仅扮靓了蒙洼湿地，更成为王家坝人脱贫致富的希望之花，每一朵油菜花的绽放，都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变迁，每一缕花香的弥漫，都诉说着王家坝人的奋斗与坚守。

漫步在花田间，脚下的泥土松软湿润，带着淡淡的青草香与泥土的芬芳，那是这片土地最质朴的气息。偶尔能看到几位村民在花田里劳作，他们戴着草帽，弯腰打理着油菜，动作娴熟而轻柔，像是在呵护着自己的孩子。他们的脸上带着朴实的笑容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，滴在泥土里，滋养着这片金黄的花海。一位白发老人告诉我，王家坝的土地，是经得起考验的土地，曾经一次次被洪水淹没，却又一次次在水退之后，重新焕发生机。“洪水来了，我们就撤；水退了，我们就种。这油菜花，就像我们王家坝人，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，都能顽强地生长，都能开出最灿烂的花。”老人的话语朴实无华，却道出了王家坝人最动人的品格——那是“舍小家、为大家”的顾全大局，是“不畏艰险、不怕困难”的自强不息，是“军民团结、干群同心”的同舟共济，是“尊重规律、综合防治”的科学治水。

王家坝，这座位于淮河中上游分界处的小镇，南邻淮河，与河南固始、淮滨两县隔河相望，这里有被誉为“千里淮河第一闸”的王家坝闸，有库容7.5亿立方米的蒙洼蓄洪区，更有一代代王家坝人用牺牲与奉献铸就的王家坝精神。自1953年王家坝闸建成以来，先后15次开闸蓄洪，蓄洪区内近16万人口的村庄和18万亩耕地，反复化为一汪汪洋。王家坝人用自己的家园与梦想，换来了整个淮河流域的安澜，他们含泪告别家园，却从未放弃希望；他们遭遇洪水侵袭，却始终坚韧不屈。就像这片油菜花，冬里默默积蓄力量，抵御寒风，初春时节，便义无反顾地绽放，用最热烈的姿态，拥抱这片土地，回报这片土地。

风又吹过，花浪翻滚，花香弥漫。我坐在田埂上，望着眼前的这片金黄，耳边是蜜蜂的嗡嗡声，远处是淮河的潺潺水声，还有村民们淳朴的笑语声。阳光透过花瓣的缝隙，洒下细碎的光斑，落在身上，温暖而惬意。我忽然明白，王家坝的油菜花，为什么会开得如此热烈、如此绚烂。它开的不仅是花，是王家坝人对生活的热爱，是对未来的期盼，是在苦难中依然坚守的希望，是在奉献中依然绽放的光芒。它不像桃花那般娇柔，不像梨花那般素净，不像樱花那般惹眼，却用最坦荡、最热烈的姿态，装点着初春的大地，也装点着王家坝人的生活。

沿着田埂慢慢前行，花海深处，隐约能看到错落有致的庄台，那是王家坝人安居乐业的家园。经过加固的庄台，水、电、路、桥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，村民们在这里繁衍生息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与这片花海、这条淮河，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庄台边，有村民在晾晒衣物，有孩子在追逐嬉戏，有老人在闲话家常，一派宁静祥和的烟火气息。偶尔能看到几户人家的院墙边上，种着几株垂柳，嫩黄的柳丝随风飘动，与旁边的油菜花相映，既有田园的诗意，又有生活的温情。不远处的王家坝抗洪纪念馆，静静矗立花海尽头，无声地诉说着那些抗洪抢险

的峥嵘岁月，诉说着王家坝人用牺牲与奉献铸就的精神丰碑，让这片金黄的花海，多了一份厚重与深沉。

初春的王家坝，除了这片金黄的油菜花，还有太多让人留恋的景致。蒙河的水波轻轻晃动，倒映着蓝天白云与金黄花穗，白鹭、青头潜鸭在浅滩上悠闲觅食，翅膀掠过水面的声响，与春风、花香交织在一起，成了春天最动听的合唱。岸边的紫云英星星点点，与油菜花的金黄相映，织成一幅浓淡相宜的湿地田园画卷。不远处的柳编作坊里，几位手艺人正专注地编织着柳编产品，指尖翻飞间，一根根杞柳便变成了精美的筐篮、摆件，这些耐涝经泡的杞柳，是蓄洪区群众的“摇钱树”，承载着王家坝人的勤劳与智慧，也见证着他们脱贫致富的历程。花田边的小摊上，摆放着当地的特色美食，淮河蚬子、中岗牛羊肉、农家土菜，香气扑鼻，让游人在赏景之余，还能品尝到王家坝最质朴的味道。

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油菜花海中，让这片金黄变得更加温暖、更加璀璨。花浪在余晖中轻轻涌动，像是在与夕阳告别，又像是在迎接即将到来的夜晚。游人渐渐散去，田埂上恢复了宁静，只剩下蜜蜂的嗡嗡声，还有风吹花动的细碎声响。我站在花海中，望着远方的王家坝闸，望着脚下的这片土地，心中满是感慨。这片金黄的油菜花，见证了王家坝的苦难与坚守，见证了王家坝的变迁与新生，它是这片土地的精灵，是王家坝人的骄傲，更是王家坝精神的生动写照。

夜色渐浓，花香依旧，初春的晚风带着几分清凉，却吹不散心中的温暖与感动。我依依不舍地告别这片花海，告别这座充满温情与力量的小镇，可那片金黄的油菜花，那缕清甜的花香，还有王家坝人质朴的笑容、坚韧的品格，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底。

我知道，王家坝的春天，从来都不只是一季的盛放，而是一代代用坚守与奉献，浇灌出的永恒希望。这片金黄的油菜花，会年年如期绽放，漫过蒙洼的岸，漫过淮河的水，漫过王家坝人的岁月，把温暖与力量，传递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。它就像一根扯不断的线，一头系着这片土地的根，一头系着王家坝人的情，也系着每一个人心，对美好与希望的向往。

初春已至，花开正好。王家坝的油菜花，正以最热烈的姿态，迎接每一个春天，迎接每一个心怀希望的人。当风再次吹过蒙洼岸，那片金黄的花浪，依旧会涌动着最动人的力量，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，诉说着王家坝人，生生不息的希望与坚守。而我，会永远记得这个初春，记得这片金黄，记得王家坝的风，王家坝的人，还有王家坝人，藏在油菜花香里的，最动人的温柔与力量。



## 臭叶豆腐

□ 李頔

谈起闻之臭、食之香的臭豆腐，几乎无人不晓。但在我的家乡太湖县百里镇，有一道藏在青山绿水间的特色美食——臭叶豆腐，却常常被人望文生义，对它生出几分误解。它虽然名字里带“臭”，却与发酵而成的重口味臭味没有半分关系，反而入口清润，满口生香，十分诱人。

最先与臭叶豆腐相识，是在上小学的时候。那天下午，母亲挎着竹篮从山上回来，衣角带着山间草木的清气，篮子里则是一捧鲜嫩翠绿的树叶。我好奇追问，母亲笑着给我卖了个关子，让我帮忙清洗干净，说要用这些不起眼的叶子做一道美食。我满脸不可思议。将篮子接过，蹲在水池旁，一片片细心搓洗。叶片触之柔软，清香幽幽袭来，沉浸其中，仿佛置身于一池清凉的绿意里。我恍若一尾小鱼，在其中尽情遨游。当时那种奇妙清新之感，我至今难忘。很快，我就把那篮子树叶洗好。母亲告诉我，它们还有一个极其不符的名字——臭叶。我那时百思不得其解，如此清香的叶子为何偏偏要被叫作“臭叶”？

制作臭叶豆腐，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具仪式感的场景。母亲的动作十分熟练，她先把臭叶放进细密的布袋，浸入半盆清冽的凉白开中，双手反复揉搓。深绿色中带着浅白色泡沫的汁水顺着布缝冲了出来，与清水相融，渐渐汇成了一盆温润的翡翠色浆水。澄澈透亮，惹人喜爱。我仔细看了看那盆毫无食欲的汁水，满心疑惑，实在无法将它与可口的食物联系起来。

母亲却胸有成竹，只见她转身取回一把晒干的稻草，在灶膛旁烧成灰。随后将细腻的草木灰与清水混合，均匀地洒入浆水中，慢慢搅拌。母亲告诉我，这便是让臭叶成豆腐的“秘诀”。草木灰含天然碱，是老一辈人代代相传的智慧，不用半点化学制剂，全凭自然点化美味。我守在盆旁，目不转睛。连母亲说的美食都抛之脑后，不禁想到：这东西真能吃吗？母亲盖上盖子，说等半个钟头就行。不过半个时辰，原本流动的浆水已然凝固，只见一层绿得透亮，和嫩豆腐一样的东西安安静静地躺在盆里，宛如一块温润的山间翡翠。

母亲持刀轻轻划开，豆腐块方方正正，流露着植物的清香。她总会挑出最大最嫩的一块给我，撒上一勺糖放在上面。清甜与清香相融，还真别说，光闻着味，食欲就一下子被勾了起来。我拿起勺子，小心翼翼舀起一口，豆腐滑入舌尖，Q弹细嫩，清润回甘，那满是山林的鲜美与甘甜瞬间在我的嘴里荡漾开来，竟没有半分草木灰的涩气，更无一丝杂味。母亲笑着说，她小时候物资匮乏，没有零食吃，与伙伴上山摘臭叶，做臭叶豆腐，便是最奢侈的享受。我想，这应是慷慨的大山母亲送给孩子们天然的果冻，藏着他们一整个童年的欢喜。

时至今日，我仍能看到臭叶豆腐的身影，只是鲜少有机会再品尝到了。我曾问过母亲，这做臭叶豆腐的手艺什么时候再给我们露一手。母亲摆了摆手，无奈地说：“这山上的臭叶，每年刚长出来，就被人摘了。从前是为了充饥果腹，现在倒成了稀罕物。”岁月匆匆，原来有些味道，从来不止于唇齿之间。臭叶不臭，清润回甘，恰如山里人的淳朴。它盛着草木清气，载着灶火温情，藏着一代人简单知足的快乐。如今，这道不起眼的山野小吃，吃的不只是味道，更是无数山里孩子一起起便心头柔软，魂牵梦绕的乡愁。



在家乡古城的驿巷深处，三眼井幽远、精巧、拙朴、实用，最为动人。

古城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是楚国最后的都城所在地。如果有心在古城内浏览，总会发现不一样的景致。三眼井便是其中独具特色的景观之一。

幽远，是三眼井给我的第一感受。

三眼井位于古城南过驿巷南端。南过驿巷是历朝历代信使传递消息、休憩打尖的古驿道，它与三眼井一样可谓历史悠久。翻看明代嘉靖版《寿州志》，便记载着寿州“内八景”，寿州也就是今天家乡古城的古称。由此推断，古城里的三眼井作为古城“内八景”之一，已经存在四百多年了。

行走在南过驿巷，看着眼前的三眼井，我的脑海里有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这样一个特写镜头：数百年前，一位信差身背斜挎在肩上的信袋，策马疾驰在古城南过驿巷的青石板路上。驿巷深深，马蹄声声。到了三眼井附近，信差也许捺捺不住口急，勒住马缰绳，翻身下马，从三眼井中打水，一饮而尽，然后，又急急匆匆地跃马，朝着目的地继续狂奔而去。

精巧，是三眼井散发出来的内在气质。

三眼井是一方水井，四周由略微突出地面的长条石块砌成了近似于正方形的区域。井栏并不高，目测应该超出地面三十厘米左右。

与古城其他地方的古井迥异之处在于，三眼井并列有三个

## 三眼井

□ 袁中

井口。这一精巧的设计更加便利人们同时从井中打水，不至于相互干扰，体现了古代工匠的匠心。这三个井口也并非由数块青石拼接在一起，而是很明显地使用了同一块巨大青石雕凿而成，形成了一个天衣无缝、密不可分整体。

抽朴，则是三眼井显示出来的明显特征。

三眼井的井栏长满了悠悠岁月的痕迹，井栏通体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棱角，被风化得十分光滑平坦。而且，井栏青石表面凹凸不平，有些青石还出现了一些大大小小、并不规则的缺失部分。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沧桑变化的痕迹。

井栏外沿除了北侧，依稀可以看出雕刻了寥寥可数的文字之外，其他地方并没有看到有任何雕饰性的文字或图案。上面屈指可数的文字也已经磨得斑驳陆离。

从井栏往下看，圆形的井壁系由青砖石块砌成。每一块青砖上，都长满了一层厚厚的深绿色青苔。苔迹深深，苍苍苍苍，以至于几乎无法看清青砖的本来面貌，只能依稀看出青砖的大致形状。这些青苔默默无语，似乎一厢情愿地护卫着这方古井。

井波不惊，井面清澈，倒映着明亮的三个圆孔状的井口。这情形便恍如三面明亮的镜子一样，明晃晃的三面镜子与略显黑黢黢的井壁形成了鲜明的色彩反差。旁边人家的低矮屋檐此时也无意之中，挤进了井面上的一面镜子里，显得情趣盎然。

实用，是三眼井至今仍然发挥的功能。

烟火是陋俗，井边最喧嚣。水井就是巷子的灵魂。有了水井，巷子便有了灵气，有了生机，才有了鲜活的画面。我以为，这一情形自古亦然。“凡有井水处，即能歌柳词”。宋代叶梦《避暑录话》也才会如是说。

三眼井附近常常是一派浓郁的生活场景。井旁，有的人忙着洗菜，有的人忙着洗衣，也有的人忙着将汲出来的井水挑到不远的家中使用。这些人往往会互相说着笑着，甚至打着趣，家长里短，生活琐事，逸闻趣事等等，都在水井旁忙碌的人们口中



## 绽放

杨勤摄

逐一到来。

数百年来，三眼井附近，都是这样一幅忙碌安然地汲水提桶的生活景象。以至于三眼井的井壁上许多地方都被井绳勒磨出了一道道或长或短、或深或浅的凹痕。这些凹痕仿佛诉说着三眼井沧桑的历史。

由此，我联想到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，井往往以其幽深清澈、洁净超然的特性，成为文人墨客笔下常见的抒情意象。唐代诗人李白在其词句“络纬秋啼金井闼，微霜凄凄色寒”中，便托物言志，暗寓了自己因理想未竟而喟叹的怅然情感。

如今，三眼井已经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(作者单位：寿县公安局)